

南阳是个碗,盛满青山秀水,盛满朴实人情,盛满丰厚历史 作家殷德杰讲述南阳那些事儿

□本报记者 田园 文/图

殷德杰,1947年出生于南阳,现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。1979年开始文学创作,创作有短篇小说《儿子》《院墙内外》《八月十六月不圆》《银河西瓜》等,长篇小说《无弦》及《百年灵异》(出版时改为《古村妖物志》)。其中,《院墙内外》获河南省首届优秀文学作品奖。随后他又创作了《鼠·猫·人》《山的女人》《歪歪井有个李窑主》《村路》《磨盘村的诅咒》等百万余字作品,是南阳作家群代表人物之一,撰写了大量有关南阳风土人情、历史轶事、名胜古迹的著作。

“历史是什么?历史是一桌香喷喷的大餐,吃了它,人就变得成熟。《老南阳旧事苍茫》是我为这桌大餐尽心尽力做成的一道小菜,用的原料是一些南阳的旧闻轶事以及有关这些旧闻轶事的图片。就像一碟指头肚大小的豆腐块拌了小磨油,又掺了些绿莹莹的香菜叶,也许不能填饱肚子,但历史的微量元素还是有的,色香味也诱人,您不妨尝尝。”这是南阳著名作家殷德杰在他创作的《老南阳旧事苍茫》中所写的一段话。

正如他所说的那样,南阳是个碗,盛满了青山秀水,盛满了朴实人情,盛满了丰厚历史。也许,南阳这只碗里,真的盛着中国半个江山呢!看殷德杰讲老南阳那些事儿——



殷德杰翻看老照片

老南阳的情怀

南阳是块儿血肉浸透的地方。它辉煌过,衰败过。辉煌时人口数百万,甚至上千万;衰败时几近灭绝。人口的消长,是一个时代兴衰最灵敏的测量仪。殷德杰说:“感谢我的老朋友白万猷、李仁瑞先生,他们为帮我搜集素材,领着我到处奔走;感谢蒋铁浩、高延峰、王志伟诸先生在火烤般的酷暑里为我拍摄照片;感谢市档案馆、党史委员会的领导同志,为我提供了珍贵的历史资料照片,还要感谢摄影家周彦昌先生,他把大半辈子拍摄的照片无私奉献给了市档案馆,为南阳人民留下了一笔财富。”

令殷德杰特别感动的是在写作过程中结交了两个布衣朋友,一个叫杨保国,一个叫吕凤林。两人均为下岗工人,生活困难,甚至摆摊钉鞋维持生计,但他们都致力于南阳历史及文化遗存的收集和考察。特别是已经去世的杨保国,虽然黄皮刮瘦、衣衫破旧,经常饿着肚子,依然在南阳的大街小巷寻章觅古,画了数百幅精美的钢笔画,装了一肚子南阳旧事。

随着城市的不断扩建,高楼林立、车水马龙中老南阳逐渐消失了,《老南阳旧事苍茫》中很多提到的建筑突然之间就没有了,以后的老南阳只有在书本上了。把历史留住,跟时间赛跑,把老南阳留住,拯救老南阳已经迫在眉睫。记录老南阳,殷德杰《老南阳》即将再版,分为上下两册《老南阳旧事苍茫》和《老南阳古韵悠长》。⑦3

老南阳的样子

史前的南阳是一片湖泊,湖泊圆形,像一个碗。这个碗的碗沿,北边在独山、十王店岗,西边在麒麟岗、卧龙岗。有史书记载南阳土地上的第一个封国是虞舜封的吕国,国君伯夷,是姜太公吕望(尚)的先祖,其国在西碗沿上,即现在卧龙岗西边的董营(旧称董吕村)。另一个西周时期的封国叫申,在北碗沿上,即独山及十王店岗一带。申为楚灭,楚

又为吴灭败,吴灭败楚后把功臣伍子胥封于申,称申胥(不是申包胥,申包胥称包胥)。

殷德杰说,南阳城设四关,开四门,东门曰延曦门,额镶石刻“中原冲要”;北门叫博望门,额镶石刻“星拱神京”;西曰永安门,额镶石刻“控制秦关”;南曰滄阳门,额镶石刻“车定指南”。南阳战略地位的重要都写在了脸上。南阳的独特之处还在于它有两重城墙。

每个城门之外又建一小城,称月城(不同于翁城)。月城独立建寨,然后四关四个月城之间又用寨墙连接起来,这就使南阳的城墙十分复杂,像八卦阵。城门之外的四个月城,像四个花瓣,站在独山上望,南阳城就像一朵大梅花,开在一枝虬曲的老干上,这枝老干就是白河,河水两边银色的沙滩就像梅枝上臃肿的白雪。

古时的南阳,偏远而不

闭塞,贫穷而不安分,出英雄,亦出大盗。姜子牙、申伯、范蠡、百里奚、张衡、张仲景、陈胜(据著名历史地理学家谭其骧先生考证,陈胜为南阳方城县阳城人)、刘秀及其“二十八宿”……诸葛亮也想沾些南阳的灵气,从山东琅琊来到南阳隐居求志。这样,南阳就有了四个圣人商圣范蠡、科圣张衡、医圣张仲景、智圣诸葛亮。

老南阳的颜色

旧时南阳,是一片陈旧的灰色,好像是几千年淤朽了的样子。这种毫无生气的阴沉,由无数色块组成,这些色块就是南阳城的房子。南阳城的房子都是用灰色的柴瓦或草盖成的。旧南阳没有高楼大厦,北关大街、东关大街、长春街等几个主要街道两边的店铺,虽是两层,但第二层很低,迎街的一面安了花格窗,晚上住

人,但只能算阁楼或窝棚,称作楼房有些寒碜。

白河是南阳的血脉,是南阳的魂魄。白河古称清水。清字很有意思,在水边孕育。全中国所有的河流,殷德杰觉得,清水是最美的名字,有哲意,有真谛。清水孕育了南阳,孕育了南阳这块土地上亿万斯年的生命。其实,清水是一个很小的水系,从伏牛山的发源地

到汉江入口,总长不过320公里。它出伏牛山后正南奔流,到南阳盆地向西拐了个弯,形成一个宽厚的怀抱,像一个孕妇,南阳城便躺在这怀抱里,像一个正在孕育的胎儿。

老南阳又有八十一巷的诗意,比如通贤街、通书街、邮驿街、进元街、长春街、奎楼街、景穆街、良贾街、清滨街等。有的很通俗,如豆腐

街、银钉街、寨河沟、城河沿、武庙坑、老盐店、新夹道等。还有七十二坑的风情,比较出名的有武庙坑、油坊坑、瓦片坑、老鳖坑、狮子坑、褙褙坑、马坊坑、鸭子坑、猪娃坑、小仓坑等。老南阳的旋律从大调曲、鼓儿哼、三弦书、剪板书、锣鼓曲、莲花落、槐书、渔鼓、蛤蟆喻、琴书、乱弹中哼唱出来飘向远方。



黑夜葬礼

作者 金少庚

长篇小说连载

“你说咋的,我都听你的,其实我也不忍心就这样把他给埋了呀!”黑夜中,婆婆的声音凄凉而无奈。

“你挖坑,我去河边刨礅石,在坑中砌个墓。”外婆止住了抽泣,说道。

她的婆婆犹豫了一下。但还是说了声:“好吧,你自己小心点,我在这儿守着先挖。”她明白她的心思,更能理解她的心思,虽然知道这夜里去刨挖礅石是一件很难的事,但她不愿让她心里难受,让她去挖礅石发泄心中的悲苦也好。她望着外婆拎着粪耙子往坟园下边的河湾走去。她心里清楚,不能再耽误时间了。先把墓坑挖好再说,到时候外婆若仍在河湾挖礅石,她也去帮忙。

天边的乌云在暗夜中涌上了天空。夜色似墨一样黑,在风的吹动下,坟园里的十几棵老糖梨树也发出了呜呜呼噜的声音。

什么也看不见,四周黑得只能感觉到自己的存在。外婆的婆婆索性闭上眼睛,只顾低头用力地挖掘墓坑。

外婆脱下身上的那件外衣,只留了一件薄薄的内衣,将在河沟边刨挖出来的礅石用衣服包起来往坟园里抱送,她虽然衣着单薄,但不停地在拼命挖掘,倒也是汗流浃背。南蛇湾四周的河沟她太熟悉了,哪里沟深鱼虾多,哪里是泥沟,哪里是礅石沟,她都一清二楚,所以刨起礅石来也没费多大劲。虽然是暗夜,虽然是什么也看不

见,但外婆胸中那股悲怆已使她下定决心,要把自己的心愿实现。到后半夜的时候,墓坑边已堆满了沾着泥水的礅石,经过长时间的适应,她和婆婆已完全能够适应这暗夜的光线了。婆婆二人又把墓底用铲子铲平,开始往墓坑内垒砌礅石,又忙了一大阵子,终于垒成了一个很不规范的礅石墓坑。二人坐在墓坑边歇息了一阵,又合力把放在架子车上用被子包绑着的仓满尸体抱了下来,放入了墓坑,又在尸体上堆满了礅石,然后开始填土掩埋,很快便堆成了一个坟头。此时,乌云开始慢慢地散去,天空却开始下雨了。“这么长时间没下雨,看样子,这雨还能下成哩,要不咱俩回家去吧。”婆婆说道。

“妈,你先回去吧,我想在这待一会儿再回。”外婆坐在坟边,幽幽地说道。她的话在夜色中显得软弱而无力。

“那我再坐一会儿吧,陪陪你。”婆婆说道。

外婆感激地看了婆婆一眼。黑夜中,她看到婆婆蹲坐在地上,身体蜷缩在一起。干了快一夜的活儿了,心和身体都是累得没有一点力气。婆婆虽然只一句话,但却在这一刻温暖了她的心。逃荒到南蛇湾村嫁给仓满后,她和儿子经常合伙殴打自己,但每每遇到家庭出现重大变故时,婆婆总是很明显又很心疼自己,这才使她对这个家有了依恋之感。⑨0

下期预告:恍惚中,外婆觉得好像有人在蹭着水过河。⑦3